

国学经典

四大名著

海南出版社

水浒传



水滸寨中屯節俠

梁山泊內聚英雄



中国古典文化系列

文艺卷

四大名著

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名著. 3, 水浒传/(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李志敏点校.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9
(家庭小书库. 文艺卷)
ISBN 978-7-5443-0847-2

I. 四… II. ①施…②罗…③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566 号

家庭小书库·中国古典文化系列(文艺卷)

责任编辑:李向阳
装帧设计:边兰秀
印刷装订: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570216
网 址:<http://www.bncbs.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426
印 数:0001~5000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85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43-0847-2
定 价(整套):3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中华民族的文化设置是丰富的,像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样往往通过留存下来的文化经典著作来表述关于生存、情感等多方面遐思。《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霞光,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宝库。他们价值的最大化体现甚至不是现在,而是在更遥远的未来,在我们子孙一声声赞誉与惊叹中,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悄然延续。

《水浒传》是中国最优秀的英雄传奇小说。

作者施耐庵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关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实际知识,集中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的一次农民革命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过程。

全书首先出现的重要人物是高俅。作者把高俅发迹的故事安排在全书的开端,确如金圣叹在批语中所说,含有表明“乱自上作”的用意。高俅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由于他的迫害。其后,他又和梁山泊势不两立,是封建王朝主张和执行征讨最力的一个人。他像一根无形的线,把出现在书里的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全都串连起来了。高衙内是他的叔伯兄弟,又是他的螟蛉之子;高唐州知府高廉也是他的叔伯兄弟。蔡京、童贯是他在朝廷上狼狈为奸的朋党。而江州知府蔡得章是蔡京的儿子;北京留守梁世杰是蔡京的女婿;华州贺太守则是蔡京的门人。这些人,再加上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清风寨正知寨刘高等人,处处依靠着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封建特权,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

作者倾向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压迫的行为。他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性格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通过对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的遭遇的描写，概括了当时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漫长的黑暗的封建社会中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他的父亲做过提辖,他的由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自然也因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正是以生活作为基础的。例如,风雪山神庙以后的林冲,作者写他几乎变成了另外的一种人。老庄客不给他酒喝,他就用枪把燃烧着的木柴从火炉里向老庄客脸上挑去,结果烧着了髭须。这表明:他在杀人以后,做起事来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温情厚道了。由于愤怒,他的性格开始从屈辱隐忍转变为桀骜不驯。到了火并王伦的时刻,更发展到了一个顶点。用一些细节描写来表现出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发展的性格,这是《水浒传》的人物描写的又一个特点。

《水浒传》的人物描写的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用精雕细琢的笔法刻画出鲜明的个性。

在《水浒传》中，同一阶层的人物，由于社会经历、生活环境不同，个性也因之而不同。林冲、鲁智深、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武艺高强的英雄。然而，他们上梁山泊的原因和过程却大不相同。杨志的生活道路上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失陷花石纲，一个是失陷生辰纲。第一次失陷花石纲，他丢了官，但不放弃再谋官职的想法。因为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所以他积极地采取贿赂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路过梁山泊，为了不肯“点污”“清白姓字”，他拒绝上山入伙。结果，他到了东京，在高俅的面前碰了壁。后来，杀死牛二，充军大名府，因祸得福，受到梁中书的赏识和提拔，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作军官。直到二次失陷生

辰纲，生命危险威胁着他，只得亡命江湖，上了二龙山。他走过来的这条道路固然是和鲁智深有显著的不同，就是和林冲也大有区别。另外还可以举林冲和王进为例。他们相同的程度更大：同是禁军教头，同受高俅陷害，但他们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林冲毕竟是个慷慨仗义的有血性的好汉，所以当时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去寻仇人陆谦，寻不见时又耐心地等了三天。王进却是懦弱的安分人，回到家中竟对子二人抱头而哭，结果选择了逃亡的道路。这样的描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在生活里，同一个阶层的人物有着相同的共性，而这共性又总是通过人物各自的互不重复的个性表现出来的。

《水浒传》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生动地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和这比较起来，《水浒传》的结构也是相称的。它很好地起到了表现主题思想的作用。

它一环扣紧一环地叙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时，每一个故事出现一个主要的英雄人物，写他的性格的发展，写他的生活的道路。像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等，都有着这样类似传记性质的段落。每一个段落又出现几个精彩的场面，使人物处身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中，更好地展开他的性格。像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风雪山神庙、汴京城卖刀、智取生辰纲、怒杀阎婆惜、景阳岗打虎、供人头设祭、浔阳楼吟反诗、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沂岭杀四虎等等，无不绘声绘影，富有艺术的魅力，把人物的形象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海。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同样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它的语言，以北方的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千锤百炼，丰富而生动，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刻画出鲜明的形象。

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上。书内主要的英雄人物的语言因每人的性格、身分和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写人物的对话，不只是为了交代情节，而且是为了更鲜明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例如第七十一回写武松、李逵、鲁智深三人反对招安的话就带有各人的性格的特征：武松直爽而诚恳，李逵莽撞，鲁智深则是粗中有细。在这一段里，不但对话概括了人物的性格，就是写动作的几个词也都画龙点睛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武松是在“叫”李逵不仅“大叫”，而且“睁圆怪眼”，说完话还一脚把桌子踢起，跌成粉碎；而鲁智深却是在“道”了，话内大讲道理，语调也非常凄凉。他们三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反对的程度不同，对于反对招安这件事情的认识也不同，作者写这一切又都是从他们的性格出发的。这些地方显示了《水浒传》语言的高度的表达能力。

为了使广大读者朋友能够轻松愉快地阅读《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部中华名著，我们对每部名著原来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缩写，希望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尽情吸收极具文化艺术价值的营养，通过收藏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我们一代一代中得以流传，发扬光大。

目 录

前 言	(1)
引 首	(1)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2)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5)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7)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9)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10)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11)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3)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13)
第 十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14)
第十一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6)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7)
第十三回 青面兽北京斗武 急先锋东郭争功	(18)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9)
第十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20)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21)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23)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24)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25)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27)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28)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30)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32)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34)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二郎	(38)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41)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45)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47)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49)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51)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54)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57)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61)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64)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67)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70)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73)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77)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80)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82)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83)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85)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86)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88)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90)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庄	(92)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93)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95)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96)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97)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98)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100)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101)
第五十四回	人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103)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104)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105)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107)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108)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109)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111)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112)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114)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116)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118)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120)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121)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122)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124)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125)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126)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127)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128)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129)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130)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132)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133)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134)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135)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136)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138)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139)

· 水 ·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140)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142)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143)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144)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146)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147)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148)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149)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150)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152)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153)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154)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154)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156)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人云龙兵围百谷岭	(156)
第九十七回	陈瑾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157)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陂梨	(158)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159)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瑾宋江同奏捷	(160)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161)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161)

· 浒 ·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162)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163)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164)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165)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165)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166)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167)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168)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169)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171)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172)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173)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174)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175)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176)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177)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179)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180)

引 首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所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后来感得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环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

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传位与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往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官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

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马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

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洪太尉一步步上得山去，受了处处惊吓，方在一松树下休息片刻。

正欲再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看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天子，差个洪太尉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宜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一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得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下得山来，见了真人，说与上山经过。

真人道：“太尉且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晚。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却是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棂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迭迭使着朱印；檐前一面临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

洪太尉心中惊怪，想着：“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

众人把门推开，一齐都到殿内，黑洞洞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两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碣，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驮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石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背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名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

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姓名，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摸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的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

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具备，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席间取物把玩，端王对一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大加赞赏。

次日，小王都太尉便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在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

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你自过去。”

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唤做甚么？”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螺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府中赴宴。便索了高俅过来做伴。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你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高俅得做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片时王进便到。上前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

王教头母子二人便离了东京，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这庄主太公为人甚善，一切为王进母子安排妥当。

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老母在房中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相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叉一叉么？”

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人来，径奔王进。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后生轮着棒又赶入来。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王进却不打下来，将棒一掣，却望后生怀里直搦将来，只一缴，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

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旁边掇个凳子纳王进坐，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王进道：“我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太公大喜，教那后生穿了衣裳，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汉的儿子从小不负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学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膊胸膛，总有九条龙，满人口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自是又住数月，教了史进本事。

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气力，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症，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

可。呜呼哀哉，太公殁了。

自史太公死后，又早过了三四月日。时当六月中旬，炎天正热。那一日，史进无可消遣，捉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对面松林透过风来，史进喝采道：“好凉风！”正乘凉哩，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史进喝道：“作怪！谁在那里张俺庄上？”史进跳起身来，转过树背后，打一看时，认得是猎户 獐兔李吉。史进喝道：“李吉，张我庄内做什么？莫不是来相脚头？”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没有野味，以此不敢来。”史进道：“胡说！偌大一个少华山，恁地广阔，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李吉道：“大郎原来不知，如今山上，添了一伙强人，扎下一个山寨，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有百十四匹好马。为头那个大王唤做‘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这三个为头，打家劫舍，华阴县里禁他不得，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谁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讨来卖！”史进道：“我也听得说有强人，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必然要恼人。李吉，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李吉唱个喏，自去了。

且说少华山寨中，为头的 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人氏，能使两口双刀，虽无十分本事，却精通阵法，广有谋略；第二个好汉姓陈名达，原是郾城人氏，使一条出白点钢枪；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蒲州解良县人氏，使一口大杆刀。当日朱武却与陈达、杨春说道：“如今我听闻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捉我们，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只是山寨钱粮欠少，如何不去劫掠些来，以供山寨之用？聚积些粮食在寨里，防备官军来时，好和他打熬。”跳涧虎陈达道：“说得是。如今便去华阴县里先问他借粮，看他如何？”白花蛇杨春道：“不要华阴县去，只去蒲城县，万无一失。”陈达道：“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只打华阴县，那里人民丰富，钱粮广有。”杨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华阴县时，须从史家村过，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不可去撩拨他，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陈达道：“兄弟好懦弱！一个村坊，过去不得，怎地敢抵敌官军？”杨春道：“哥哥不可小觑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说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罢。”陈达叫将起来，说道：“你两个闭了鸟嘴！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只是一个人，须不三头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罗：“快备我的马来，如今便先去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

休说陈达去向，却说朱武、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喽罗再去探听消息。只见回去的人，牵着空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送了性命。”朱武问其缘故，小喽罗备说交锋一节，怎当史进英雄下马就缚。朱武道：“我的言语不听，果有此祸。”杨春道：“我们尽数都去与他死并，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输了，你如何并得他过？我有一条苦计，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杨春问道：“如何苦计？”朱武附耳低言说道：“只除恁地。”杨春道：“好计！我和你便去，事不宜迟。”

再说史进正在庄上，忿怒未消，只见庄客飞报道：“山寨里朱武、杨春自来了。”史进道：“这厮合休，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快牵马过来！”一面打起梆子，众人早都到来。史进上了马，正待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两个双双跪下，擎着四眼泪。史进下马来，喝道：“你两个跪下如何说？”朱武哭道：“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死。’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无计恳求，今来一径就死。望英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并无怨心。”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虫不吃伏肉。’”于是放了三人尽数归寨。

却说朱武等三人，归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虽然救了一人，却也难得史大郎为义气上，放了我们，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谢他救命之恩。”

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不时间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不止一日。寨里头领，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

荏苒光阴，时遇八月中秋到来，史进要和三人说话，约至十五夜，来庄上赏月取酒。先使庄客王四，赍一封请书，直去少华山上，请朱武、陈达、杨春来庄上赴席。王四却因贪杯，路上失了山寨回信，叫人拾去，早报了官，王四却在史进面前撒谎瞒了过去。

不觉中秋节至，是日晴明得好。史进当日分付家中庄客，宰了一腔大羊，杀了百十个鸡鹅，准备下酒食筵宴。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史进对席相陪，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一面饮酒，庄内庄客轮流把盏，一边割羊劝酒。酒至数杯，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史进和三个头领叙说旧话新言。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明，史进大惊，跳起身来道：“三位贤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搬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士兵，围住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见钢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摆得似麻林一般。两个都头口里叫道：“不要走了强贼！”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怎地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结识了十数个好汉。

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话说当时史进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哥哥，你是干净的人，休为我等连累了。大郎可把索来束缚我三个，出去请赏，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史进道：“如何使得！恁地时，是我赚你们来，捉你请赏，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时，我与你们同死，活时同活。你等起来放心，别作圆便，且等我问个来历情由。”哪里得问，只好收拾细软，放火奔命。

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史进却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庄门，呐声喊，杀将出来。史进引着一行人，且杀且走，直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喽罗一面杀牛宰马，贺喜饮宴。不在话下。

一连过了几日，史进寻思：“一时间要救三人，放火烧了庄院，虽是有些细软家财，粗重什物尽皆没了！”心内踌躇，在此不了，开言对朱武等说道：“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勾当，我先要去寻他，只因父亲死了，不曾去得。今来家私庄院废尽，我如今要去寻他。”一番苦留终不敌去意已定，过几日史进便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独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史进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坐位坐了。史进道：“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那个是王进？”

道犹未了，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进茶坊里来。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那人人到茶坊里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位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两个挽了胳膊，出得茶坊来，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上。史进道：“兄长，我们看一看。”分开人众看时，中间裹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看了，却认得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便拉了同去。

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拣个齐楚阁儿里坐下，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

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东西，分付卖来。”鲁达道：“酒家要甚么？你也须认得酒家！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吃酒，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得他来。”

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手里拿串拍板，都来到面前。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拭着泪眼，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那老儿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两个是那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

鲁提辖又问道：“你姓甚么？在那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儿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子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子两个告道：“若是能够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什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分付道：“你

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

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睬。”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问他。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当夜无事。

次早五更起来，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脚步走入店来，高声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处？”小二道：“金公，鲁提辖在此寻你。”金老开了房门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甚么？你去便去，等甚么！”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那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鲁达大怒，攥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门牙齿。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

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径到状元桥来。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郑屠道：“使头，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

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道：“送甚么！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小人切便了。”又选了十斤实实的肥肉，也细细的切做臊子，把荷叶来包了。弄了一早晨，却得饭罢时候。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

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听得，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通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名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那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两眼眦眦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

鲁提辖回到下处，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且说郑屠家中众人，和那报信的店小二，救了半日不活，嗷呼死了。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府尹升厅坐下，便唤当日缉捕使臣，押下文书，捉拿犯人鲁达。

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辐辏，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行货都有，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鲁提辖正行之间，却见一簇人围